

回首平生,特别感念让我得以施展才华、从容表演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、那座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校园,以及那批和而不同、相互扶持的师友

# “步履不停”与“平生风义”

□陈平原

两年前,应广东朋友的邀请,撰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与时代的关系,我提及:“确实是‘小人物’,只不过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迹,可从一个特定角度,折射出‘大时代’的光影。”其中谈到刚编定的《陈平原文集》:“是否编辑/刊行个人文集,在我是经过一番挣扎的,因此举喜忧参半。”

十二年前,与友人在京合办纪念77级、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,我在发言稿中称:“说实话,我们都是幸运儿,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,一路走来,跌跌撞撞,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‘鼓点’,于是显得板板有眼。有人从政,有人经商,有人搞实业,有人做学术,三十年后盘点,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?回答五花八门,因为这取决于你设定的标准。想当初,我们在康乐园里指点江山,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保守、平庸、专横、贪婪、碌碌无为,驰想将来我辈掌权,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!而如今台面上的‘重量级人物’,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学术、文化,很多都是77级、78级大学生,那又怎么样?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,我们处在‘出击’的最佳位置,那么好的历史机遇,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?扣心自问,言人人殊。”

单看我的学术履历,好像很不错的样子,起码目前中国大学文科教授能得到的表彰与奖励,我都有了——除了当官,可那又不是我的意愿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是改革开放以及现有体制的获益者。一周前,北大中文系、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、商务印书馆、《文艺争鸣》杂志社联合召开《陈平原文集》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”,我的发言题为《为何“低调”以及如何“前行”》,最后一小段是:“转眼间,到了该鞠躬下台的时候,回首平生,特别感念让我得以施展才华、从容表演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、那座充满理想主义气息

的校园,以及那批和而不同、相互扶持的师友。”今天又有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和商务印书馆合作举办题为“以人文之名 与时代同行”的《陈平原文集》新书发布会,以及著作书影展,这同样让我感佩不已。

为纪念改革开放后入学的第一代大学生/研究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十几年来,复旦大学出版社曾组织“三十年集”系列丛书,我在自选集《压在纸背的心情》(2011)的序言中称:“放长视野,我们这代人的‘阅历’‘观察’以及‘心情’,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‘学问’还要有意义。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‘十年浩劫’中走出来,定定神,然后左冲右突,上下求索,还是挺让人感动的。后世的学者,训练、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,但读书时的心情、心气与心境,未必赶得上我们。”要说历史价值的话,我等具体著述的得失尚在其次,“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”,或许更值得自豪。这么说,虽有几分无奈与感伤,但总的基调仍属“乐观向上”。因为,废学十载,经历坎坷,算总账时还能有几分亮色,这已经不容易了。

今年五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王瑶先生110周年诞辰,我们在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,包括“王瑶先生学术文献展”、编写《王瑶画传》、重刊“王瑶著作系列”以及《王瑶全集》、组织学术研讨会等。我刚完成长文《风雨读师四十载》,其中谈及作为“师”的王瑶先生言传身教的效果——起码“文革”后留校任教的王先生三弟子,钱理群、温儒敏和我,都认同遵从先生“首先站稳讲台”的叮嘱,教学方面不仅受学生的爱戴(比如被评为“北大十佳教师”),也得到教育部或北京市“教学名师”的表彰。更重要的是,专业著述之外,我们都关注大学改革以及中小学教育,且都有不俗的表现。在这个意义

上,我们不辱师命,甚至可以说足“超额完成任务”。

去年,我的两学生曾花了不少时间编选《与时代同行:陈平原的学思历程》,收录了几十篇我的自述性质的文字。全书十章,各章标题分别是“乡间读书”“怀想中大”“‘问学燕园’“‘风云激荡’“四十而惑”“独上高楼”“步履不停”“多重视野”“平生风义”“依旧相信”。这出版计划最后被我否了,原因是文章写于不同时期,集合在一起,显得零碎且重复。出版社说,你嫌零碎,那太好了,另起炉灶,写一部完整的自传吧——我又实在没有那个勇气。今天,机缘凑合,深圳南山不仅组织了《陈平原文集》新书发布会,还精心制作了“陈平原先生著作书影与墨宝展”,可当作简要版“学思历程”阅读。

在展览的前言中,主办方有一段话,让我受宠若惊:“着眼于不懈的开拓与革新,走在学术与时代的前一路上,在这一点,陈平原教授的学术之路与深圳作为改革重镇的探索之路,有着高度同频的精神特质。为此,特选择在深圳举办陈平原先生著作书影与墨宝展,以纪念和彰显一个具有改革魄力和风气的时代。”前面提及自家著述多有瑕疵,但可以“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”,见证“这大转型时代的学术风气”,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纪念“一个具有改革魄力和风气的时代”;唯一需要自证的是,文集出版之后,还能不能继续探索,且做出世人认可的业绩。我知道这很难,但还是有信心。

今年一月,文集刚印好,我急匆匆赶回家乡广东潮州赠书,之所以发令枪没响就提前起跑,并非为了销售,而是表达感恩之情。回想1978年3月10日清晨,我离开插队的山村,从潮州集体乘长途汽车到

广州念书。转眼间,46年过去了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怎能不感慨万端?

其实,到深圳参加学术活动,也是这个心情——广东是我的家乡,深圳更是我的福地。记得2021年秋冬之际,承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雅意,曾委托前檐书店筹划“陈平原教授著作风采展”,最初的定位是:“突出陈老师的学术贡献,兼及广东的在地情怀。”我因此撰写了《我与深圳的文化因缘》,其中提及:“以2009年11月15日的专题讲座为起点,至今我已在深圳出席20场学术/文化活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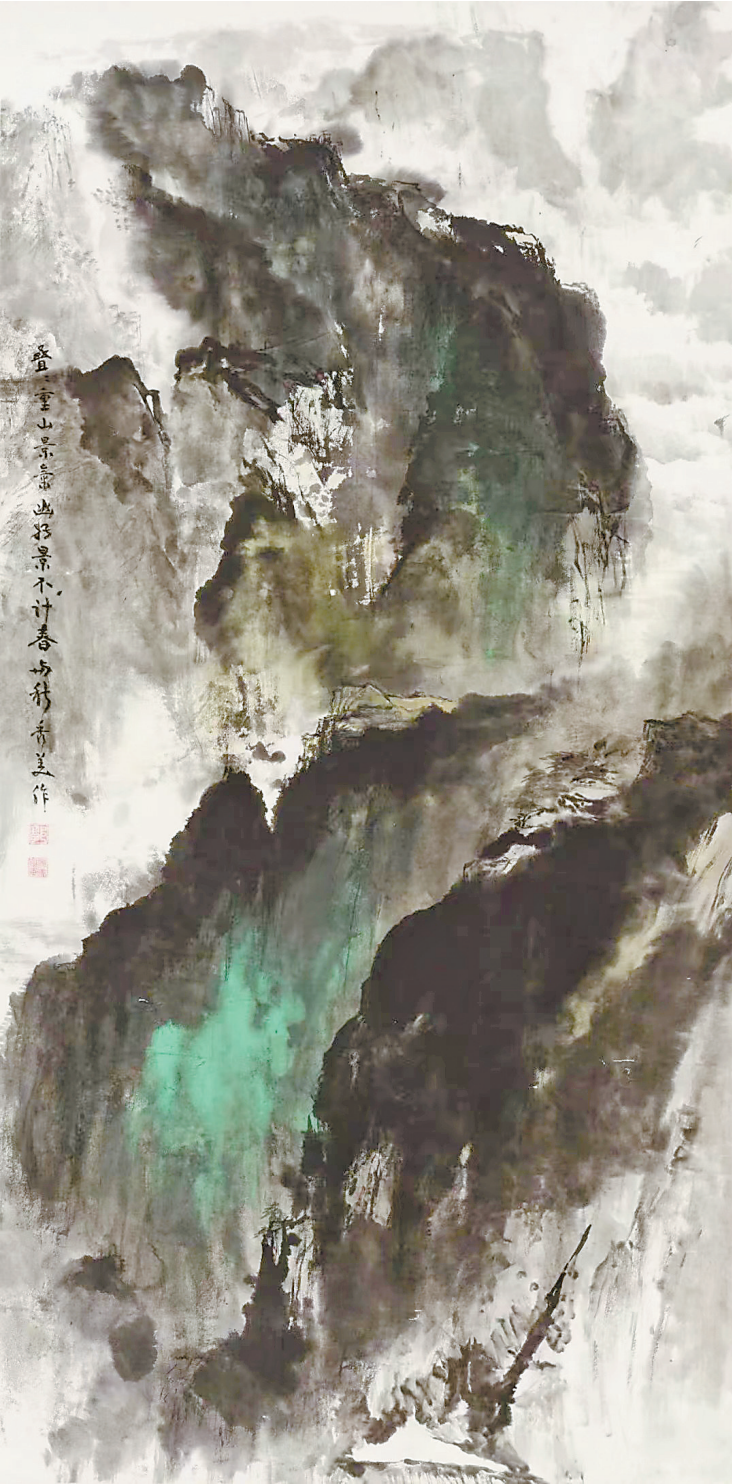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新冠疫情严重,我没能走出北京一步;去年情况好转,我到深圳来了三次:4月21日,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(深圳)演讲,题为《人文视野下的文学阅读、教育与成长》;10月11日,在南方科技大学演讲,题为《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、传说与精神》;11月26日,在深圳前檐书店演讲,题为《大学故事的书写与阅读》,第二天参加深圳南山书房·平原轩活动,接收补发的南山区文化顾问证书。今年,

以《陈平原文集》出版为契机,我又有了到深圳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时机。

过去读书人喜欢分门别派,辨析新旧学、中学西学、南学北学,改革开放后,人口流动加速,很难再以籍贯乃至学历论断具体学人的才情与性格。北人南下或南人北上,早就成了大趋势,而像深圳这样集合全国人才、身处湾区而面向世界的试验田,不仅在科技、经济、政治上大有作为,在文化上同样有可能超越古今、中西、南北之争,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。我有机会就近观察,乃至某种程度参与,是很幸运的事。

今天的发言题为《“步履不停”与“平生风义”》,背后的思路是:我之所以愿意且能够排除万难、不断前行,得益于大时代的激励、诸多师友的提携,以及无数读者的支持——这里当然包含我很在意的“与深圳的文化因缘”。

(此文是作者2024年3月30日在深圳前檐书店“以人文之名 与时代同行——《陈平原文集》新书发布会”上的致辞)



好景不计春与秋(国画)

□郭秀美

## 南方异木棉

□胡鸿

名;满树的粉红色花朵绚丽耀目,异常美丽,因此也被称为“美人树”。

时光飞驰,岁月如流。转眼我们到云浮工作快30年了,小区门口那两株异木棉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,我家晨儿也从小学到中学、大学,成家立业。忙里偷闲,远方的他常常挂念小区门口的两株异木棉。

今年秋冬时节,异木棉又开满了花,开得很灿烂,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他,他开心地

说:“一段时间没见,家门口那两株异木棉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,看到那两树粉红色的花,我好想家。”我安慰他说: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晨儿也长大成才了,异木棉能不长大吗?抽空回家看看吧,不然,异木棉花期过了,要等又得等到明年了。”

异木棉是一种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植物,它能够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,它的花姹紫嫣红,一簇簇相互依偎,如火如荼,一团团争奇斗艳,热情奔放,它象征着生命的顽强和美好的未来。

我将彩色的辣椒、盆里长满细草的海棠放在家里最醒目处,让它们带我回故乡

## 生活和诗意交织在左右手中

□申霞艳

过年前,家人早就买好了大花:大年桔,蝴蝶兰,大花蕙兰。剩下几盆小的归我买,郁金香、百合、风信子之类。早年还养水仙,近年嫌太香也取消了。我老派,没什么新花样。但就是几盆小花,也可以让我每天名正言顺地去花市逛上半天,看看人与花的交集。

最喜欢广州的是,在通往菜市的路上,大家左右手分工明确,右手拎菜,左手拿花。相貌再平常的人手里拿着一束花也会加分,我不由自主地打量她,触及花目光会变得柔和。生活和诗意就这样交织在左右手中。

广州号称花城不单单是因为地理环境适合养花,更由于花已经深深地种在寻常百姓生活中。有位好友给我订了一年的花,快递上门,拆盲盒。偶有惊喜,但快递过来的花总是欠那么一点鲜劲。后来我坚持去菜市场挑,为此,连网购菜也放弃了。去一趟人声沸腾的菜市,闻闻肉鱼的腥味,嗅嗅花木的清香。

花市里总能见到一些平常不大见到的新奇的花,比如宝莲灯,灯笼倒挂,粉红粉红的,怪诱人的,价格很贵也就罢了,网上一搜说特别难于打理。这让我退缩,我是懒人,不配养贵重的动植物。兰花最多,很多珍稀的品种被摆成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。我总是挑最寻常的,紫红的和金黄的,摆在客厅里,灿烂,简直蓬荪生辉。

这几年,“多肉”受到偏爱,花市里也多起来。多肉本身容易养,有阳光和水就能够迅速成长、繁殖。但花匠别出新意将多种颜色的多肉搭配好,并辅之以特殊的带缺口的宝蓝的长花瓶,如窈窕美人。多肉肉济一瓶,热热闹闹地簇拥着,像取暖又像亲密,挺逗人

的,忍不住想要抚摸他们。就在我打量之际,有个一米八几的中年男人来了,直接按瓶上的价格扫码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瓶色泽最亮的多肉抱在怀里。那个小心,那个谨慎,犹如抱着一个新生婴儿。与他的个子完全不匹配的怜惜之情盈在他的双眼,眼睛不大,眼神,心情全在多肉上。忘我,是真正迷人的。

我亦受了感染。有一刹那,有点后悔没快快地将他那盆多肉据为己有。但只有一瞬,我就释然了,多肉在他那里得到的爱可能更多、更圆满。也许,他是要送给自己心爱的伴侣,也许是女儿?往前逛,看到了一盆辣椒,还是彩色的,毫不犹豫地买下。三十多年,广州驯化了我的胃口,我已经几乎不吃湘菜,偶尔吃辣的还会上火。但是,辣椒,这两个字,它的声音,它的形状,它的颜色,甚至粉身碎骨被捣碎成辣椒酱,也可以安慰我。

在辣椒旁边,有一盆海棠,花蕊小小的,但盆中的泥土上长满了无名的细草,正开着白色的米粒大小的花蕊。就是这苔花细草将我迷住了。小时候,家里养猪,总是我去寻猪草。别人的猪草乱七八糟,里边夹杂着干草、泥土,而我总是到最僻静的田埂边,打回一篮新鲜的猪草,里边的草一朵朵摊开还能引来蜜蜂。我指着这盆海棠,卖花的主人则建议我挑另外一盆,花蕊更多,色泽更鲜艳。我告诉他喜欢这盆花下边的细草,让我想起童年。他笑起来,说这几天太忙,都没空将草扯干净,没想到反而被我看中了,真是各花入各眼。

我将彩色的辣椒、盆里长满细草的海棠放在家里最醒目处,让它们带我回故乡。

现在基本不咳了,除非偶尔喝了酒或吃了麻辣火锅

## 咳嗽求医记

□千夫长

想不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某天就开始咳嗽了。先是比较轻,每天就是咳嗽几次,多是夜里,睡觉前,大概十一点以后,也就是子时。当时也没当一回事。喉咙痒了,有时感觉并不是喉咙,好像是食管或者气管。按照以前的经验,就含一块润喉糖。这样不知不觉持续了一个多月。

后再来咳,就在美团上买药吃。先是买念慈菴川贝枇杷膏,吃了一瓶300毫升的,觉得没啥效果,吃起来也不舒服,感觉胃里很凉,就不想吃了。

某一天路过楼下药店,走了进去,想自己选个对症的药来吃。店员很年轻,应该是个千禧宝宝吧,问我买啥药,我说咳嗽。店员就像医生一样详细地问了我咳嗽的时间和痰的颜色以及黏稠度,还看了我的舌苔。就说我体内寒热的症状都有,属于又寒又热,就帮我配了药。我很少进药店,一直认为药店的店员和商店的应该差不多,就是个服务员。看眼前这个店员,年轻又懂得这么多吃药看病的知识,就好奇地问,你是学啥的?小店员说,我是学药的,去年医药大学刚毕业。这是科班呀,医药大学每年都有大批的毕业生,能到药店来对口工作,看来也是不错的。想想古代悬壶济世的郎中,不多是从药房伙计干起来的嘛。

药店买来的两盒药吃完了,不管用,仍然咳嗽。甚至感觉更严重了,咳得非常猛烈。就在网上挂号,去看了中医。中医瘦高,虽没有仙风道骨,但也给人飘逸信任感。中医望闻问切后开了七副中药,中医院当天就给煎好了。七天过后,药吃完了,还是咳。

想起以前感冒喉咙痒都是去社区医院咽喉。每次喷完,都很舒服,三五天下来,基本就好了。就去了社区医院,一个多年坐诊的医生还在那里,据说退休返聘回来的。医生看起来比我年纪大,那天广州降温,医生却是短袖短裤的运动装,漂亮的耐克运动鞋,显得精神抖擞,好像刚从白云山上晨跑下来。看人家人,敬佩感让我油然而生。

医生不听我诉说病情,和我讲成吉思汗的野史和传奇,拿起手电筒看我的喉咙,让我去验血,做“潮气”,报告出来说是咳嗽变异性哮喘,给我开了一支吸

的,忍不住想要抚摸他们。就在我打量之际,有个一米八几的中年男人来了,直接按瓶上的价格扫码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瓶色泽最亮的多肉抱在怀里。那个小心,那个谨慎,犹如抱着一个新生婴儿。与他的个子完全不匹配的怜惜之情盈在他的双眼,眼睛不大,眼神,心情全在多肉上。忘我,是真正迷人的。

我亦受了感染。有一刹那,有点后悔没快快地将他那盆多肉据为己有。但只有一瞬,我就释然了,多肉在他那里得到的爱可能更多、更圆满。也许,他是要送给自己心爱的伴侣,也许是女儿?往前逛,看到了一盆辣椒,还是彩色的,毫不犹豫地买下。三十多年,广州驯化了我的胃口,我已经几乎不吃湘菜,偶尔吃辣的还会上火。但是,辣椒,这两个字,它的声音,它的形状,它的颜色,甚至粉身碎骨被捣碎成辣椒酱,也可以安慰我。

在辣椒旁边,有一盆海棠,花蕊小小的,但盆中的泥土上长满了无名的细草,正开着白色的米粒大小的花蕊。就是这苔花细草将我迷住了。小时候,家里养猪,总是我去寻猪草。别人的猪草乱七八糟,里边夹杂着干草、泥土,而我总是到最僻静的田埂边,打回一篮新鲜的猪草,里边的草一朵朵摊开还能引来蜜蜂。我指着这盆海棠,卖花的主人则建议我挑另外一盆,花蕊更多,色泽更鲜艳。我告诉他喜欢这盆花下边的细草,让我想起童年。他笑起来,说这几天太忙,都没空将草扯干净,没想到反而被我看中了,真是各花入各眼。

我将彩色的辣椒、盆里长满细草的海棠放在家里最醒目处,让它们带我回故乡。

现在基本不咳了,除非偶尔喝了酒或吃了麻辣火锅

咳嗽求医记

人气雾剂。回家就开始喷,结果越喷越刺激,越刺激越痒,越痒越咳得厉害。喷了几天,就不敢喷了。

仍然咳,感觉前胸后背都疼。就去了孙逸仙纪念医院看呼吸内科。医院里人多,咳嗽声此起彼伏。医生年轻,态度亲切。做了X光双肺检查,诊断为支气管炎。医生开了一堆药,回家吃药,当晚就过敏了。

咳嗽,睡不着,我就刷抖音。抖音上说现在正流行的咳嗽可能是鼻炎导致的。夜里就小程序上预约了耳鼻喉医院的专家号。

专家很忙,透过口罩,看胸牌,就能判断出是个很温和的中年人。但是看病手段厉害,让我做了电子纤维喉镜检查,做完喉镜,在痛苦不堪中被诊断为急性喉气管炎。专家开了药,说是鼻腔和喉咙连接的地方有了炎症,一般医生看不到这个位置。嘱咐我,回去好好吃药,好了再来复诊。我有点放心了,心想专家还是不一样的。过了几天,药吃完了,还是咳嗽,尤其夜里早晨,咳得顿足。

咳嗽的症状了解得似乎差不多了,吃药治疗却一直不见好。反正咋搞都是咳嗽,干脆我就什么药都不吃了。甚至,几个月不敢喝的酒开戒了,四川火锅、剁椒鱼头也开吃了。

由于我搜索过咳嗽这个词,抖音上相关的推荐就源源不断地上来了。看到有一些民间验方,我就想试试。于是,围炉煮茶的时候,就烤蒜头,烤橘子,外卖叫海底椰炖汤、雪梨杏仁炖白肺……喝了吃了,味道不错,之后还是咳嗽。

后来,在手机上连续看了几个网红病例,都是很年轻的,感冒咳嗽不当一回事,延误治疗,突然就走了。我有些焦虑了,赶快又去医院求医。

中山大学第六医院消化内科的郭勤主任,建议我住院检查。通过CT扫描、做肠胃镜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、反流动态监测,发现贲门有了炎症,门关不紧,让胃酸反流上来,刺激了喉部,于是就出现了咳嗽现象。

经过住院检查后,回家吃药治疗,现在基本不咳了,除非偶尔喝了酒或吃了麻辣火锅。

嗯,不咳嗽的生活真是幸福,安静。

脾气不能大于本事,地位不能大于德行

## 醍醐灌顶

□谢岳雄

以脾气帅之,实乃舍本逐末。

地位者,社会所赋予之名分与权力。然若地位高于德行,则如无源之水,终将枯竭。德行,乃人之内在品质,诚信、仁爱、谦卑皆为其所涵。以德行为根基,地位方能稳固。

较劲,更是人生一大忌。我们常常为了小事生气,与人争斗,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所谓的胜利。然而,这样的较劲只会让我们陷入困境,将事情搞砸,甚至损害身心健康。真正的智慧在于内心的平静与安定,而非外在的争斗与较劲。

“财富不能大于认知,欲望不能大于能力。”此言何解?财富,乃世间珍宝,人人向往。然而,财富的积累并非单纯聚敛,而需认知的引导。认知,乃对事物的深刻理解与洞察。若财富超越认知,则如盲人摸象,仅得一隅而难见全貌。财富之增值,

需基于认知之升华,方能长久。

欲望,乃人心常态,但欲望之大小当与能力相匹配。能力,乃个人实际能力与潜力之总和。若欲望膨胀,超越能力范畴,则如空中楼阁,终将崩塌。因为,欲望的满足非空中幻影,而需能力之支撑。秦武王“举鼎而亡”的教训,便是绝好的注脚。

高僧之言,句句入情入理,如醍醐灌顶,使人恍然大悟。人生在世,当以道为灯,以德为行。脾气、地位、财富、欲望,皆为人生过客;而本事、德行、认知、能力,方为立身之本。道,无形无相,却无处不在。闻道者,不在于耳目之视听,而在于心灵之感悟。

愿世人皆能于喧嚣之中,觅得一方净土,静听心灵之声。如此,则人生之路,虽曲折多艰,亦能坦荡从容。

真正与异木棉亲密接触,是搬进小区之后,那时小区门口的异木棉树不算很大,每年树上结的花蕾也不多。由于异木棉的树枝很像木棉树,而花又很像紫荆花,所以,给很多人造成错觉,不知道该叫它什么。

木棉和异木棉树形相似,其实,木棉是我国南方的独有品种,而异木棉原产南美洲,开花时好似娇俏的女子,是一种美丽而独特的植物,它以其美丽的花朵和奇异的树形而闻名。

真正与异木棉亲密接触,是搬进小区之后,那时小区门口的异木棉树不算很大,每年树上结的花蕾也不多。由于异木棉的树枝很像木棉树,而花又很像紫荆花,所以,给很多人造成错觉,不知道该叫它什么。

木棉和异木棉树形相似,其实,木棉是我国南方的独有品种,而异木棉原产南美洲,开花时好似娇俏的女子,是一种美丽而独特的植物,它以其美丽的花朵和奇异的树形而闻名。

小区门口那两株异木棉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,我家晨儿也从小学到中学、大学,成家立业

在小区的大门口,左边是一株异木棉,右边也是一株异木棉。两株大小不同的异木棉如一座岗亭,稳稳地把守在小区出入口,在平常的日子里,异木棉不怎么起眼,人们也不怎么在乎它们,可它们这一守就是30年。

夏天到了,硕大的叶子如一把大伞盖天覆地、遮风挡雨撑起了一片清凉;深秋之后,它们却表现得非同凡响,周边的树木有的已经脱去了厚厚的外套进入冬眠,有的虽然保持绿

色的底色,但其实也开始进入冬闲,唯有异木棉还在顶风冒雨逆寒飘红,开出一树树鲜艳的花朵,如一团团火焰,从冬天燃烧到春天。

在云浮城乡各地,每到冬季来临,从南山公园到植物园,从天湖广场到富丰公园,从南山河堤到世纪大道,到处都有异木棉的倩影,异木棉花之美有股“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之势。

刚到云浮的时候,在船塘路两边偶遇两排开满红色鲜花的树,后来知道那就是异木